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36

玉泉蓮月正禪師語錄

清 道正說　發慧等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上堂
  - 小參
  - 法語
    - 示穎禪人
    - 示允南知客
    - 示瞿諳知庫
    - 示敏旃禪人
    - 示匡禪人省親
    - 示雲監寺
    - 示致中禪人
    - 示明宗馬居士
    - 示明章李居士
    - 示明忠王居士
  - 拈古
  - 偈
    - 示貫如監院
    - 示大省禪人
    - 示洞雲禪人
    - 示雪幢禪人
    - 示星槎禪人
    - 示蓬雪禪人
    - 示紫橋關主
    - 示大用監院
    - 示聞白禪人
    - 示香雪禪人
    - 示法直歲
    - 示惺知庫
    - 示靈樞禪人
    - 示敏修新戒
    - 示廓曙禪人
    - 示璽文禪人
    - 示澄明禪人

- 示大宗禪人
- 示存文禪人
- 示閑雲監院
- 示據一知事
- 示雲在副寺
- 示字瀾禪人
- 示參機禪人
- 示洞一禪人
- 示雨谷知庫
- 示清影禪人托缽
- 示謙行者
- 示長脈禪人
- 示春寰詹居士
- 示爾公王居士
- 示明性陳居士
- 示妙圓朱居士
- 示發道李居士
- 示清因陳居士
- 示發誠徐居士持經
- 示發曇馮居士
- 示鄂渚海山馬居士
- 復太史宋容菴先生次來韻
- 復節崖法弟來韻
- 贈密岸禪宿
- 贈鼻源禪宿
- 贈月恆禪宿
- 贈大峨萬年寺洞初上座
- 贈大峨伏虎寺可聞上座
- 贈雲濟若愚上座
- 贈廣福密印上座
- 贈鼇山時禪師
- 贈在邇禪師
- 贈菩提端圓禪師
- 贈歸龍大谷禪師
- 贈東寺端霞禪師
- 贈智周禪師
- 贈大龍拳徹禪師
- 贈量周禪師

    - 贈若惕禪人養親
    - 贈允南上座
    - 贈悅可禪師
    - 贈慧目禪師
    - 贈且拙禪師
    - 贈廓曙禪師
    - 贈大可禪師
    - 贈遍圓禪師
    - 贈上機禪師
    - 寄溢天上座
    - 寄龍潭斷雪禪師
    - 寄君之姚居士
    - 寄伯樓熊居士
    - 寄開伯禪友
    - 寄珠林上座
    - 寄樹義上座
    - 寄雲臺符居士
    - 訪鄂渚秀巖上座
    - 登太白峰
    - 鄮山禮舍利塔
    - 玲瓏巖禮悟祖爪髮塔
    - 題子美張居士像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敘

余不敏，生平僅知儒行，未諳宗門大旨，何能闡揚禪理？但今蓮月大師係臨濟傳燈，不能無鄉山雪竇之感。余鄉雪竇，古名山也，荒廢者數百年。明崇禎間，為石奇和尚墾荒闢蕪，開拓大乘，今稱偉林焉。其派分於天童，而祖於臨濟，蓋以天童密雲師接蔥嶺隻履之系。明天啟中，聿興廢址，集眾廣教，恆不下數千僧，閱今六十餘年，道場之盛，東南宗為第一，臨濟湮遠之模，實於此大振。猗歟密師！誠臨濟之後身也。按達磨辭梁武而別，即折蘆一枝，渡江而西，止少林西舍，面壁九年乃去。後宋雲奉使西域，遇師於蔥嶺，然後知達磨終歸西天，厥後竟邈乎不可聞矣。迨密師至天童，而臨濟宗門煥然蔚起，其演法於四方者，實繁有徒。獨是石奇和尚振興余鄉，應夢名山，住錫於雪竇古剎，其間開創締造，招提普渡，不減於天童之巍煥，洵大觀也。蓮公為密雲之孫，石奇之姪，淵源一派，嫡有薪傳，迺自天童掃塔歸玉泉者，七載於茲。余宰當邑，拈香詣剎，遇大師於方丈，歡然道故，掬其容止文章，吞吐經史，雖身入淄儔，猶不失儒者氣象，似亦有九年面壁之證候者乎？稽其飛錫所至，於夜郎為薦紳先生請於牂牁郡九青山東印寺開堂，又以順慶鶴鳴山大建法幢。迨渡三峽，復為眾士夫相留福昌祖席四載，則知其德行法教，與竺道生之豎石虎丘，殷七七之爛熳杜鵑，了元之運巨木於門內，為蘇子瞻、黃魯直雅重者，並垂不朽云。今玉泉為制臺蔡大護法修葺，而余得樂觀厥成，其規模宏麗，亞於天童、雪竇。嗚呼！臨濟之盛，又見其一班矣。然余尤有感焉。昔司馬子長遍歷名山大川，所以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今大師所遊，何以異是？其間啖雲芝，逢石髓，真有得之心而應之手者。是月也，大師開堂接渡，吾知其坐象揮麈，授喝衣缽者，皆拈華微笑，洱龍拱聽，頑石點頭矣。爰爇瓣香，以敘其略。偈曰：

葦渡慈航到玉泉，無言鐵缽自生蓮。四明太白光長照，又見荊山祇樹園。

康熙拾柒年黃鍾月穀旦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當陽縣事加一級明俞廷瑞頓首拜撰

玉泉蓮月正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發慧錄

上堂一

住郢州當陽縣玉泉山景德禪寺。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師在江陵福昌受請，拈帖示眾云：「開緘白紙，文采全彰。重加一點，圭角太露。恁麼見得？靈山付囑，正法眼藏，總在裏許。若要大家知，卻請維那宣過。」

指法座，云：「此寶華王座，亦說佛法，亦說世諦，總要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出得一口氣。」喝一喝，云：「遇貴即賤，遇賤即貴。」

陞座。師云：「境上辨別固是周遮，句下承當亦非唧溜。還有機前領旨、格外明宗底衲僧麼？出眾相見。」僧問：「惟善法席、智者道場兩處施設，未審作用還同也無？」師云：「相席打令。」進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管待？」師云：「格外安排。」僧禮拜。師乃云：「動無動機，十字街頭著腳；靜離靜境，萬峰山頂橫身。堆藍山即在鬧市裏，鬧市裏即是堆藍山。雖有動靜，卻無動靜之形；雖當往來，安有往來之跡？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貴得宗風不墜，正眼流通。且轉境應機一句作麼生道？雲歸青嶂澹，水入碧潭清。」

入院。方丈。云：「立主立賓，一問一荅，機鋒峻峭，猶涉[糸*廉]纖。山僧者裏，只饒口似懸河、眼如掣電，惟拈一條白棒與伊據款結案。」

檀越任熙子院主禪悅請陞座。師云：「城市山林，理惟一致；雲水車馬，道絕殊途。眾中有兩眼大開、千差同照者麼？出來互相激揚。」僧問：「如何是玉泉境？」師云：「堆藍山下珍珠水。」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拍掌珍珠涌出來。」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當陽一句請拈提。」師震威，喝一喝。問：「法鼓初撾，人天普集，祖令當機，作麼顯示？」師豎拂子，云：「見麼？」進云：「布褌大師今日來也。」師云：「直教天下人同見。」進云：「諸祖堂前新舉唱，堆藍山上又生光。」師云：「仰之彌高。」僧禮拜，師乃云：「雲壑幽深，松風水月呈句；林巒秀麗，鳥語華香發機。大好現成佛法，全舒本地風光。況此山乃隋時智者道場、神秀國師法席，謂芳握七尺烏藤、宗璉騎三腳驢子，惟有丹稜皓老得法自在，布褌上提持，名喧宇宙。山僧庶事無能，安踵前賢之轍？雖然如是，更有諸佛說不到、祖師拈不出底句在。且道是那一句？」以拄杖指云：「淵泉涌玉常盈座，峻嶺堆藍欲接天。」

開爐，上堂。師云：「鉗鎚惡辣祖師機，好手何妨盡力揮？若遇銅頭鐵額漢，頂門一擊火星飛。眾中有當爐不避火者，請出來互相擎展。」僧問：「九夏已去，三冬復臨，如何是和尚作用？」師云：「只是現成。」進云：「如何是現成句？」師云：「坐蠟玉泉池更

冷，開爐松火焰彌高。」僧禮拜，師乃云：「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以拄杖打圓相，云：「山僧即以般若為爐，汝等諸人全身在箇中同經鍛煉。且道一鎚便就時如何發用？巨冶紅爐成利器，管教觸處露鋒鋩。」以拄杖拍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南有曹谿，北有玉泉，兩處宗風，是同？是別？」師云：「同則總同，別則總別。」進云：「同別且置，如何是菩提樹？」師云：「何似斫倒？」進云：「如何是明鏡臺？」師云：「何似踢倒？」進云：「因甚秀祖道有，六祖道無？」師云：「何似兩頭坐斷？」進云：「今日和尚據款結案去也。」師便喝一喝，僧禮拜，師乃云：「十五日已前總說佛法，十五日已後總說世諦。正當十五日，說佛法底是？說世諦底是？」展兩手，云：「此是無文心印，佛法世諦，萬象森羅，一印印定，大眾還見麼？」以拄杖指云：「堆藍山毘盧頂門，珍珠泉釋迦寶藏，獅子巖文殊床榻，觀泉亭普賢家舍，坐禪洞智者道場，赤壁巖雲長面目，妝鏡臺觀音龕室，置郵館彌勒樓閣，隋鼎中臨濟鼻孔，鐵塔上達磨眼睛，且道山僧眉毛在甚麼處？」以拄杖擲地，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師云：「年年臘月八，處處話明星，況此玉泉寺，尤稱大祖庭。鉗鎚爐未冷，龍象蹋無停。今日應時節，為遵舊典型。」豎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來借山僧拄杖說法。大眾見麼？」以拄杖畫一圓相，云：「奇哉！」以拄杖向中點一點，云：「奇哉！」復以拄杖指云：「奇哉！奇哉！」卓一卓，云：「雪嶺當年公案在，者回拈出更叮嚀。」

歲旦上堂。院主問：「年年有頭，月月有尾。今日元旦乃三百六十日之首，如何是第一句？」師豎拄杖，云：「一回拈出一回新。」進云：「如何是末後句？」師卓拄杖，云：「既從拄杖起，還歸拄杖收。」問：「昔日世尊在靈山說法，現甚麼手眼？」師云：「撥轉乾坤。」進云：「今日和尚在玉泉說法，是什麼手眼？」師云：「同坑無異土。」問：「天得一以清時如何？」師云：「天所以成高。」進云：「地得一以寧時如何？」師云：「地所以成厚。」進云：「君王得一時如何？」師云：「天下太平。」進云：「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慶快平生。」僧禮拜，師劈脊打一棒。僧歸眾，師乃云：「舊年原自新年舊，新年又自舊年新，新年節令舊年轉，五九盡時已是春。所以，山川、艸木、風日、煙雲，皆是新年氣象；東家喫酒，西家喫茶，敲鑼擂鼓，社舞村歌，皆是新年禮樂。」卓拄杖，云：「惟有山僧拄杖子，不論年華新與舊，觸著依然又打人。」豎拂子，云：「拂子聞恁麼道，心中抱不平。出來問拄杖子，曰：『木上座！元正啟祚之日，你為甚麼也要打人？』拄

杖子荅曰：『新年無可為稱賀，早與諸人透法身。』」以拄杖擊禪床，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聖制告圓，請師打箇滿散。」師便打一棒。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腳下無非解脫場。」進云：「芒鞋蹋破關山雪，四海春風任自由。」師云：「也須看腳下。」問：「如何是結制一句？」師云：「滴水成冰。」進云：「如何是解制一句？」師云：「東風轉令。」進云：「不結不解時如何？」師云：「大好一員無事道人。」僧禮拜，師乃云：「結制、解制，把住放行莫別參；長期、短期，橫來豎去須同悟。悟得徹，參得透。」卓拄杖，云：「結制也在者裏，解制也在者裏，長期也在者裏，短期也在者裏。今日胡善珍、譚玉鉉二居士來山作齋，與諸人慶讚，正要諸人向者裏轉身吐氣，果然穿卻天下人鼻孔，坐斷天下人舌頭，玉泉拄杖付伊提持。若是風景覽五湖之闊，煙水歷百城之遙，東西覓老凍膿，南北尋真知己，玉泉拄杖亦不放過。還知拄杖相為處麼？腳跟下各與三十，走出諸方意氣多。」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寧南靖寇大將軍順承王請陞座。師拈香云：「此瓣香英資獨冠群品，浩氣遠凌萬邦，爇向爐中，恭為祝嚴順承殿下，伏願龍標遙指風煙靜，馬足前衝疆域平。」三星和尚白椎。天寧惺公問：「揭開雲面三千丈，放出谿山萬派長，如何是玉泉得力句？」師云：「今日為順承殿下祝香。」進云：「王今出師，遠闢封疆，長胤祿位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山高海闊，地久天長。」明旨問：「道為智者設，事為達者明。即今和尚明箇什麼？」師云：「眉毛在眼上。」進云：「如是則智者大師來也。」師云：「分明看取。」僧喝一喝，師亦喝一喝。進云：「旁觀者清。」師云：「正要他具眼。」僧禮拜，師乃云：「高天厚地，山川日月露清輝；至德深仁，艸木昆蟲霑雅化。帝力弘資，百華競秀，皇風大振，萬卉爭妍，一一普賢境界，頭頭妙德家風，此是最尊最貴，不涉功勳，天然受用。今順承殿下奉命南征，屯兵荊楚都城，真如寺空谷和尚來荊宣化，王乃延於祇園，闡揚臨濟宗旨。何期恩光遠被，不惜山水之遙，特來玉泉，請山僧舉揚定乾坤手眼。」豎起拄杖，喝一喝云：「露滴寰中，萬物遂生復性；風生閫外，八荒塵靜煙消。正恁麼時，拈香祝國一句作麼生道？一炷清香彌宇宙，普天匝地嚮唐虞。」
總制蔡大護法請開堂。師於邑侯手中接帖，示眾云：「文星耀采，佛日騰輝，靈鷲拈華意旨，祖師棒喝心宗，盡在箇裏。若要當陽顯露，不妨對眾敷宣。」

指法座，云：「藍岫為屏，紫雲作蓋，瞻之仰之，迥然獨露。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同於此座一時出身。大眾見麼？巍巍沒覆藏，看取頂[寧*頁]上。」
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呈瑞呈祥，最尊最貴，祝嚴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山河社稷風塵靜，艸木昆蟲造化均。」次復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總督本省文武事務兵部尚書蔡大護法，伏願雨露霑時，風行艸偃，旌旆指處，氣靜物安，干戈定而功勳懋，山海平而祿位尊。」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邑侯俞護法暨縉紳文學，伏願琴清二水而澤沛群黎，采映三星而光生八座。勸俗則悉成鄒魯，養才則間出皋夔。」末拈香云：「此一瓣香，久蓄深山，痛經辣手，用捨行藏，權無適莫；不拘時節因緣，貴遇遼天鼻孔。此是第七回拈出，供養蜀東梁山雙桂堂上破山先師，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祝無疆聖壽，讚遠大皇猷；振佛祖門庭，開人天眼目。眾中若有大方獨步者，請出當機。」僧問：「方今聖朝，寧謐疆域，汗馬南征，如何是安邦定國句？」師云：「皇風清海嶽。」進云：「海宴河清時如何？」師云：「聖化洽封疆。」進云：「正是鵰弓高挂狼煙息，萬里謳歌賀太平。」師云：「大家慶讚。」僧問：「山有僊則名，水有龍則靈。玉泉重振，旌旆臨筵，為是山靈？為是水靈？」師云：「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便喝一喝，僧亦喝一喝，師便打一棒，僧禮拜，師乃云：「山僧住此山，已經五六載，曾將綿州曲對眾唱一回，將謂閒閒地脫略過餘生，豈知宰官紳士，大人大力、大智大用，擴一己同人之量，開十方選佛之場。事務未齊今已齊，法門未振今大振；山水重開生面，佛祖重開生面，山僧才力不足，浪受公請，提持大綱，只得據令而行去也。」乃高豎拄杖，喝一喝，云：「仲尼日月中天照，鷲嶺乾坤盛世開。」
結制上堂。僧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如何是箇箇學無為？」師云：「更無別事。」進云：「如何是選佛場？」師云：「門庭出格。」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決不相賺。」僧禮拜，師乃云：「玉泉今朝結卻布袋口，雖與諸方同途，不與諸方同轍，毋論九旬、百二十日，惟悟為期。眾弟兄！大家在者裏眉毛厮結，從前論聖、論凡，論理、論事，論得、論失，論是、論非，都盧放下，東西不辨、南北不分，諸佛演說不到處、祖師拈提不及處，挨拶將去，直似萬里一條鐵。且道：計窮力極時畢竟向什麼處轉身？」驀豎拄杖，云：「此是楊岐栗棘蓬。」復以拄杖畫一圓相，云：「此是楊岐金剛圈。金剛圈早震威跳，栗棘蓬須奮志吞。」喝一喝，下座。

總制蔡大護法重修大佛殿題額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乾坤賦其正性，雨露培其靈根，爇向爐中，奉為總制大護法，伏願股肱王室，永任棟梁之材；保持帝畿，長堅砥柱之力。」斂衣趺坐。溢天首座問：「張無盡參兜率悅，日月入懷；大司馬修玉泉，有何祥瑞？」師云：「今朝杲日正當天，覿面威光尤烜赫。」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大家同證據。」僧禮拜，師乃云：「祇林祇捨樹，園布黃金地，延佛飾精藍，佛宣第一義。此第一義，君王本之以治國，垂衣宣化；宰官本之以攝政，興讓從仁；庶民本之以齊家，移風易俗；衲僧本之以悟道，超佛越祖。維茲玉泉，在唐、宋間皆演第一義之法席，帝王、后妃布金賜紫，宰相、學士入室叩關，但以華臺隆替頻更，殿閣急需再造，幸遇佛心大護法于王事憂勤之時、檄書馳驟之際，一展調羹之手，力扶釋梵之宮，委官韓文煒、宋元相同為督修，經年功成，題雲端現身以獻。巍峨壯麗，非圖止復前觀；增補鼎新，尤冠古今勝蹟。既然如此，且道第一義諦如何舉揚？」豎拄杖，云：「見麼？」復以拄杖畫此〇，云：「如是法輪如是轉，不磨事著不磨功。」卓拄杖，下座。

請兩序上堂。僧問：「佛祖風規，叢林榜樣，未審法柄即今在阿誰手裏？」師豎拂子，云：「高著眼。」進云：「還有麼？」師云：「莫別求。」問：「賓主相見時如何？」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還某甲賓主句來。」師便喝一喝。問：「今朝立兩序，和尚作麼生施設？」師云：「雲從龍。」進云：「又是甚麼境界？」師云：「風從虎。」僧禮拜，師乃云：「抒一人之心以契眾人之心，號令叢林而有準；竭眾人之力以資一人之力，恢張法席而無虞。包藏萬有為深山，吞納百川為巨海，畢竟互為主賓，方能起倒平帖，彼唱此隨元是兄呼弟應，千頭百緒自然玉轉珠回。不齊物而物自齊，風行艸偃；不立身而身自立，水到渠成。雖然如是，且道：眾兄弟在者裏動則同動、止則同止、忙則同忙、閒則同閒，畢竟向甚麼處著力？」拈起拄杖，云：「濟北門庭希久盛，大家提挈破沙盆。」喝一喝，下座。

江陵觀音菴惟吉禪師請上堂。師豎拄杖，云：「拈起也壁立萬仞。」擲拄杖，云：「放下也七縱八橫。不拈、不放，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智不能知、識不能識，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德山、臨濟飲氣吞聲，是以惟吉公自遠來山，請山僧撥轉者箇關捩，令汝諸人向銀山鐵壁下得路出身來，孤迥迥塔尖撐日月，活鱍鱍水面涌珍珠，全體作用，虎驟龍驤，收放自在，玉轉珠回。還知拄杖子竭力為人處麼？」復拈拄杖，卓一卓，云：「洞庭水闊人難到，書信還因柳毅傳。」又卓一卓，下座。

發仁樊居士請上堂。師云：「老僧昔在渚宮，雖打口鼓，東語西話，實無一法與人，是以樊公亦無一法可得，總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在。雖然如是，有時高高山頂立，有時深深海底行。老僧今住玉泉，此公遠來再參，老僧曾於玉泉源頭上拾得珍珠百萬斛，不妨對眾傾出幾栲栳，令伊一生受用不盡。」乃以拄杖連擊禪床，連喝數喝，云：「樊居士！從今已後不可將魚目相溷也。何故？一喝不作一喝用。」又喝一喝，下座。

歲旦，遠安涂副戎請陞座。師云：「把定重關，境外一塵不入；坐斷岐路，域中萬物咸安。當其殺也，令不虛行；當其活也，化尤遠被。平其所未平，撫其所宜撫，寧謐封疆，奠安海宇。」以拂子左右拂，云：「和風掃戰場。」以拂子左右灑，云：「甘雨洗甲兵。力回禹甸芳郊，快睹堯天化日。今日遠安涂護法當此軍務繁難之際，來山中齋佛、齋眾，請山僧播揚最勝大法。且乾坤大定一句作麼生道？」又以拂子拂一拂，喝一喝，云：「狼煙息盡鵰弓挂，虎帳風清龍劍長。」

邑侯俞護法請陞座。師云：「德政弘敷，郊野化為善俗；仁心溥洽，林泉共樂清風。興復名藍，壯觀山水；崇修聖蹟，隆重禪流。立萬世不替之徽猷，定萬世不移之標格。五湖衲子趨風，四海後昆取則。奇特因緣，蓋天蓋地；過量事業，亙古亙今。惟我邑侯俞大護法率闔郡紳士請山僧主持法道，開堂祝聖。今當聖制告圓，原始要終，來山作齋，鼓勵道心，旌表禪學，非是泛然慶賞，要見諸人九十日來囚地一聲消息。只如龍象隊中如何揀辨？如何激揚？」豎起拂子，喝一喝，云：「選佛唯憑選佛眼，狀元直取狀元才。」復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投子云：『尹司空請老僧開堂。』」拈云：「投子老漢通身是手眼，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將一莖艸作丈六金身，奇特中最平常、平常中最奇特。玉泉者裏如有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即向他道：『俞邑侯請山僧選佛。』」

解制上堂。師云：「窺籓不入，據鼎不嘗，淵明之流，攢眉歸去。此等擔板漢列在一邊，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拈卻炙紙帽子，脫卻鶻臭布衫，老僧也要與他索九十日飯錢。在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的，腳跟下三十棒，其餘直須領出三門外自打。眾中若有問：『今日解制，大家慶賞，因甚一味教人喫棒？』只向他道：『水清米白玉泉飽，莫學諸方五味禪。』」以拄杖擊禪床，下座。

錫菴宜都統、鳳翔邵銓部、嘉善陳參領重修佛殿，題額陞座。師云：「隋時智者大師定力據座，漢代雲長夫子神工刱基，從此開闢，歷唐而宋，奉敕增修，遂成精舍，千百年來漸見頹落。邵大護法出師彝陵，入山覽勝，目擊靈蹤，迺合力重搆，題神工再新四

字。山僧陞座拈提，卻是一重新公案。」豎拄杖，云：「檀越向拄杖頭上豎修瓊樓玉殿，山僧將玉殿瓊樓橫挂拄杖頭上，且道今人作用與古人作用是同？是別？」乃橫按拄杖，喝一喝，云：「智者大師來說法，關夫子又現全身。」

毘盧殿新成，邑紳栗長伯、汪晦公二護法，院主任遠，請陞座。值雨，僧問：「如何是新毘盧境界？」師云：「壯麗來龍象，規模冠古今。」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腳跟同點地，鼻孔盡遼天。」進云：「只如腳蹋毘盧頂、手把釋迦臂的人來，和尚作麼回互？」師云：「還要喫棒在。」進云：「為甚如此？」師云：「放過即不可。」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豎拳，云：「無文無字。」進云：「還向拄杖頭上放光也無？」師拈拄杖驀頭打，云：「正要放者一道。」僧禮拜，師乃云：「舉棒下喝，轉佛祖之樞機；豎拂拈椎，開人天之眼目。從上老古錐皆在此道場中提綱挈領，建立宗乘，興大法雲、澍大法雨，溥潤有情種子，時勢屢更，卒成艸莽。幸分守湖南登雲張兵憲因王事入山，捐金鼎建，前院主蓮藏董其事，今任公等竣其功，門庭高廣，堂奧幽深，叢林壯觀，山水生色，整出舊規模，總成新氣象。山僧入此堂、陞此座，只得隨時作事，轟雷掣電，傾湫倒嶽去也。」乃以拂子灑一灑，喝一喝，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復云：「說法此時雨此時，機緣相濟復相宜，傾湫倒嶽袈裟溼，為繫龍珠久奉持。」

荊州詹春寰、熊伯樓請陞座。僧問：「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荊南居士遠來請法，是同？是別？」師云：「人人鼻孔遼天。」進云：「箇箇腳跟點地麼？」師云：「各人腳下各人知。」僧禮拜，師乃云：「三登九上，務明腳下重關；遠訪再參，為透當陽一著。權變古今語句，必須覿面拈提。」舉：「世尊遣文殊往問維摩居士，文殊云：『彼上人者難為酬對。』及到維摩處，各說不二法門，獨維摩默然。」師云：「維摩伎倆只是如此，文殊因甚道難為酬對？」豎拂子，云：「無者箇在。山僧昔年在荊南曾與眾居士酬對，未見有難易，近來遯跡玉泉，詹、熊二居士復來請益，先呈白拂一柄，請山僧說法，山僧即於拂子頭上轉身吐氣，二居士縱有維摩之舌，易為酬對。何故？」豎拂子，云：「有者箇在。大眾見麼？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總在拂子頭上放無量光、說無量法，說時默然，默然時說，塵說、剎說、熾然說，都盧共說無生訣。且道拂子有甚麼長處？」以拂子左右拂，云：「百千妙義縱橫施，大用現前無軌則。」復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本郡開先王邑侯請陞座。僧問：「山青水秀，百倍光輝，今朝陞座作麼？」師云：「也要大家知。」進云：「鳳彩龍文，新題在額，

請師便道。」師云：「錦上鋪華。」問：「如何是雙桂宗旨？」師拈拄杖，云：「棒頭有眼。」進云：「雙桂千古茂，因甚堆藍一枝獨盛？」師云：「別有風流一段奇。」進云：「堆藍山裏隱獅子，觀泉亭下起蛟龍。」師便喝一喝，僧禮拜，師乃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清則成天，寧則成地，靈則成人，皆本此一誠。本既同得，方稱三才。郡侯王大護法赤手拈提，題誠以自成四字懸於方丈，雖為山僧相席打令，正欲諸人同得此誠、同得自成，復同成物。繇自成成物，便可恢張佛祖風規，昭示人天眼目，湖海衲僧必來取法，真是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雖然如是，敢問大眾：畢竟將甚麼為誠？」喝一喝，云：「詣實供通，所成何事？」又喝一喝，云：「據款結案。山僧恁麼酬唱，諸人還委悉麼？」豎拄杖，云：「法海標從宦海立，名山勝水仰圖書。」

復寰董居士、妙圓朱居士施田請上堂。僧問：「董居士光揚法道，與當時龐居士是同？是別？」師云：「別。」進云：「龐居士是何作用？」師云：「頂門上下手。」進云：「董居士又是何作用？」師云：「眉毛上放光。」進云：「依然是同。」師云：「一任揀辨。」僧禮拜，師乃云：「折腳鐺中終日煮鐵釘飯，無底缽內長年盛栗棘蓬，此皆山中道人家常活計，但吞吐不及者翻謂分外施設，爭似本色打米餅保老種田博飯、鼓腹謳歌、鼻孔雷垂，更是真實受用？且不涉泥水，平常中自得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勾芒祭罷餉春耕。」復舉：「法眼禪師參方，途中值雨，投地藏宿，地藏曰：『禪客自何方來？』曰：『南方來。』曰：『南方佛法何如？』曰：『商量浩浩地。』曰：『何如我者裏種田博飯喫？』」師云：「法眼參方未具行腳眼，忍饑奔走，地藏雖顯自己家風，卻止得他人饑渴。老僧住玉泉數年來，炊無米飯，殷勤供眾，秖欲飽人，幸有董、朱二居士著箇方便，買得山前一片閒田地，效地藏之所為。」拈拄杖畫此○○○云：「一畝一畝又一畝。大眾見麼？不用遠向香積國中運神力托飯，只此數畝山田，取之不竭、用之不窮，堪作湖海道流、驢年供養。雖然如是，此二居士心中還有一事相勸大眾未曾出口，老僧為伊說破。且道是那一事？尋常喫飯飽些喫，喫飽大家還飯錢。頌曰：董公贍眾買山田，香積移來屬玉泉，不管四來凡與聖，憑他應供到驢年。」

受劉貞甫為僧，上堂。師云：「布上吹毛，遺榮宮使明宗旨；殿前剷艸，選佛丹霞諳己躬。是恁麼人，具恁麼眼，轉恁麼機，發恁麼用，師資遇合，水乳相投，真是後昆榜樣。若不識好惡，徒出塵網，鬚髮雖除，不堪持論。今貞甫居士，荊南大儒劉氏子，依山僧有年。者回來玉泉，欲預僧數，但非僅薙染為事。既有出群之志，應行出格之事。且如何是出格底事？越古超今須曠達，丹霄獨步自

騰騰。」復舉：「盤山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大慧杲云：『育王即不然，若能如是，捏目生華。』」師云：「盤山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育王捏目生華，莫謗盤山好。山僧另開一路，要與古人相見。似地擎山，須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須知玉之無瑕。倘有人道：『與麼正是捏目生華。』即向他道：『莫謗玉泉好。』」下座。

上堂。僧問：「昔日關王打供，今日陳居士作齋，是同？是別？」師云：「種豆不生麻。」進云：「即今智者大師還來受供也無？」師豎拂，僧喝一喝，師云：「如法供養。」僧禮拜，師乃云：「毘耶幾許過香積？此去荊州一百七，不二門中不二人，看來箇箇維摩詰。既然如是，今人供養即古人供養，今古雖不同時，要且飯是米做。」以拄杖橫香几上，合掌云：「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諸供養中最為第一。」復舉：「龐婆入鹿門作齋，維那拈疏請回向，龐婆以梳子插髻後，云：『回向了也。』」師云：「維那向外與伊折合，龐婆顯出自己家風，奇特人作奇特事，所以此話千古大行。今明性陳居士攜清音甘居士入山作齋，維那不拈疏，作麼生為伊折合？」以拄杖畫圓相，云：「回向了也。恁麼回向，且道與古人回向還有優劣也無？」喝一喝，云：「一片清風來宇宙，百華亂放盡飄香。」

豎藏經閣，上堂。師云：「玉泉古殿西，任氏藏經閣，迥出堆藍山，巍峨衝碧落。秖緣風雨飄颻，歲月深遠，雖存標格，非復前觀。任氏諸生追先人慈航老居士功業，培後裔福基，存古制度，闢新規模，力為輪奐，推倒也橫三豎四，扶起也百匝千重，貯諸佛海墨，立祖師門庭，奇特中奇特之事，殊勝中殊勝之因。當此鼎新之際，畢竟如何舉揚？」豎拄杖，云：「種得菩提成大樹，選為廊廟棟梁材。」卓拄杖，下座。

受覃文寰為僧，上堂。師云：「出家一事，大丈夫所為。秉金剛慧劍，割破塵網，直超界外，不處凡流、不居聖位，淨裸裸、赤灑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有如是氣宇，於佛法中略較些子。既然如是，日用尋常向甚麼處行履？」良久，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復舉：「傅大士應化梁時，大行法道。一日，有人問曰：『大士何不出家？』傅曰：『我不出家，亦不在家。』」拈云：「出格人荅出格語，超越古今，可謂神通妙用。覃道者學道已久，雖然在家，卻是出家。晚年來玉泉從老僧剃染，學諸佛威儀，亦是田地穩密。今之人、古之人，出處雖殊，鼻孔元不別。還知鼻孔落處麼？」喝一喝，云：「但得恁麼同出氣，不妨彼此各遼天。」

師上天童埽密雲悟和尚祖塔歸院，眾居士請上堂。僧問：「四千里外掃塔歸來，未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已在南山塔前道了也。」進云：「今日人天眾前，不妨重為拈出。」師喝一喝，云：「是者傾心一句。」僧禮拜。師乃云：「水源木本，杖履雖勞弗勞；月渚風柯，山川縱異非異。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拈取占斯波國與新羅國鬥頰，亦是道人本分作用。昔五祖演出隊歸，上堂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失卻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麼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後大慧杲出隊歸，上堂，舉此語告眾云：『徑山出隊八十日，眼與鼻常相見，不曾失卻祖師禪，亦不曾拾得骨董。既不曾拾得骨董，則無以奉釋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塔。何故？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拈云：「二古人出入雖然步步蹋實，惜乎腳頭不甚寬闊，於攝身處有餘，於為人處猶覺不足。山僧與他二老同途不同轍，為往浙東上天童埽塔，出隊十箇月，眼與鼻相見不相見，祖師禪失不失，略不論量，只也拾得箇骨董，不奉釋迦牟尼佛，亦不奉多寶佛塔。」乃豎起拂子，云：「卻要奉與現前大眾。」擲下，云：「且道山僧與古人還有優劣也無？」良久，云：「人遊大國方知貴，水入全潮乃見清。」

督標守備府焦檀越請就新修水月菴陞座。僧問：「一莖艸上現瓊樓，是何人境界？」師云：「是出格人境界。」進云：「今日旌旆臨筵，未審還有向上事也無？」師卓拄杖，云：「兵隨印轉。」進云：「恁麼則高提祖印，大轉法輪去也。」師云：「將逐符行。」僧禮拜，師乃云：「買園布金，說法為依，勝地輸機，解玉幻身，不借禪床，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威力自在，更不周由。」豎起拄杖，云：「寶王剎現也。」以拄杖畫一圓相，云：「大法輪轉也。若向者裏見得，便知印蓮禪師十餘年來精勤道業，焦護法、陳趙二居士竭力鼎新，請山僧陞座，立人天牓樣，顯佛祖家風，則此叢席不致虛設。大眾！還知此中實處麼？水澄月映水，水底有龍靈。」擲拄杖，下座。

中夏，程明珹、魯抱忠請上堂。師云：「四野新霽，清風聿起，百穀欣榮，稱種之美。碓觜開華，香飄萬里，景物樅然，薦取自己。不見當年龐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水；今日程、魯二公來我山裏，同學同參向上宗旨，一棒當頭，徹骨徹髓。且道與古人為同？為別？」以拄杖劃一劃，云：「入此不二門，聖凡皆一體。」下座。

佛成道日，郢城淨業菴正覺禪師請上堂。師云：「昨夜世尊在雪山中睹明星悟道而成正覺，此萬古師法也。淨業菴主人見賢思齊亦號正覺，但此公居於城隍，來山請法，老僧為伊揭示頂門正眼去也。」豎拂子，云：「長街鬧市紛擾略無暫搖，深山茂林幽閑亦未

相守，即喧、即寂，即境、即心，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世俗諦中勝義諦、勝義諦中世俗諦。三祖信心銘云：『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師云：「大小祖師，奴郎不辨、菽麥不分，也是箇儱侗漢。山僧恁麼批判，不惟祖師無分身之路，即大小世尊未免一翳在眼。還有為乃佛、乃祖出氣者麼？」良久，師以拂子劃一劃，云：「萬象森羅一法印，印中印定法無餘。」

遠塵禪人為師得聞送靈骨入塔，請上堂。師云：「火光三昧最安詳，分付全身入火光。一具黃金骨不壞，送歸無縫塔中藏。此老在此山中二十餘年，凡叢林廢墜者，與諸昆仲力為修理，已復唐宋選佛之場，惜乎未入我家保社，以致今日收因結果，還欲為伊舉揚一上。且道舉揚箇甚麼？」豎拄杖，喝一喝，云：「五蘊既離四大散，不離散在箇中堅。」又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玉泉蓮月正禪師語錄卷第一

(荊州信善啟洪耀　王元海　能洪壁　王充門　樊發仁　胡養懷　劉發清，同刻蓮月和尚住五泉語錄第一卷。　　堆藍沙彌光謙對。

鴛湖謝文英穎仙書。　角里倪雲望天章刊。

康熙十九年孟夏日　　吉旦，嘉禾楞嚴寺般若坊識。)

玉泉蓮月正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性同錄

小參一

玉泉入院小參。師云：「做工夫只在一機一境上究取，自有得力處。若是要求多知多解，卻不得倒斷，反耽閣日子。但看水潦隨馬祖入山採藤，被馬祖當胸蹋倒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在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也。』豈不直捷？豈不省力？又湛堂準策進大慧云：『杲侍者！教你小參普說，你也說得；教你拈古、頌古，你也作得。只有一事未在，你進方丈時有禪，出方丈去便無禪也。此豈不是智識聰明，未曾大死一回？』後參勤巴子，方得徹頭。眾兄弟在者裏同辦肯心，日用尋常，忙閒動靜，運用施為，悉加照顧，無處不是佛法也。若稍不綿密，即被人換卻眼睛。」

示眾。「江西黃龍南，因禾山普參。普善經論，兩川號為義虎。問黃龍南曰：『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因緣意旨如何？」』南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普曰：『曾到。』南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南曰：『智者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良久，再理前問。南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師曰：「普雖行腳，未具行腳眼。雖到玉泉，一夕便發。不知智者道場，正是他放身命處。奈何當時玉泉無人，致令普蹉過了也。及到黃龍，壁立萬仞，便不能去。雖然如是，普還是識好惡的，終不敢辜負黃龍。汝等諸人，現住智者道場，試將此則公案檢點，看黃龍還荅他話？不荅他話？若道不荅他話，空逞驢唇馬觜作麼？若道荅他話，語意參差。若檢點得出，一任橫行天下。若檢點不出，智者道場灼然，住幾時何妨？」

除夜小參。舉：「德山小參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師云：「德山行令雖嚴，棒頭落處未免偏枯。玉泉今夜要荅話，問話者、不問話者總與三十棒。為甚如此？山僧拄杖子從來不敢辜負一人，何況三十日到來，不打更待何時？」復舉：「石門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門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師云：「石門荅話應時應節固是好手，但衲僧家說他張王李姓作甚麼？如有問山僧：『年窮歲盡時如何？』只向他道：『爆竹堂前催喫茶。』雖不是奇言妙句，亦是年窮歲盡與人同樂底家風，且要諸人箇箇溼觜，免教乾爆

爆地。大眾！還知玉泉荅話意麼？今宵舉盞非常禮，佛祖相將一口吞。」喝一喝。

小參。師云：「師資緣契，啐啄同時，子啐母啄，啄與啐不先不後，是為同時。南院上堂示眾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問處。』院云：『如何是你問處？』僧云：『失。』院拈棒便打，僧不契。後到雲門會下，與二僧話及此事，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省悟，便歸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為維那，一見便問：『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麼？』云：『是。』穴云：『你當時如何？』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云：『汝會也。』玉泉璉云：『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麼道失？若於此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師云：「還知失處麼？山僧今日與南院翻案去也。若具啐啄同時眼，便是啐啄同時用，也勘得破；僧在雲門省悟處，也勘得破。風穴云：『汝會也。』也勘得破。玉泉璉云：『堪報不報之恩。』也勘得破。何故？啐啄時開啐啄眼，諸方用處自分明。」郢城發仁樊居士生日請小參。師云：「車聲、馬聲皆唱無生之曲，樹色、華色全開不二之門，頭頭本地風光，法法本來面目，何須拈椎豎拂、搖唇鼓舌方謂之舉揚正法？不見淨名居士在毘耶城裏杜口談不二法門，樊公初度於此郢城中請山僧說無生法忍，且道杜口的是？開口的是？」以拄杖劃一劃，云：「有言不在舌，無語聲如雷。」

為當陽開先王邑侯對靈小參。師云：「居宰官位，用菩薩心，宣化兩郡，臨淄、當陽。適王事賢勞之際，政欲撫民力、贍軍需，豈知熱鬧場中忽然著隻冷眼，蹋翻者邊、轉身那畔？山僧昔與護法談論古今，但未將者邊那畔一並舉出，早請判斷。相隔幾許？今日還須分明說破。」以拂子畫圓相，云：「者邊也在者裏、那畔也在者裏，東土西天、三千剎海、百億須彌總在者裏。」豎拂，云：「王公于拂子頭上悟入不二法門、現大人相，便道：者邊那畔同一行履，做官作佛元無二人。」以拂子劃一劃，云：「見麼？艸露清同華露冷，松煙淡共竹煙生。」

為劉發清、發淨二居士對靈小參。師云：「生死同參究，眼開全體真，灼知生死幻，各見本來人。」所以道：「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既不去，且發清、發淨即今在什麼處？」豎拂，云：「同條生又同條死，一拂子頭同現身。」

聞平陽弘覺忞和尚訃，設供。拈香云：「續龍池脈，繼天童席，帝王召對，內殿陞座。抒錦繡文章，則王公敬畏；立叢林標格，則衲子欽承。聲振湖海，才冠古今，豈知名場退步，靜裏藏身？雖然如是，且道從前一段威光還可瞻仰也無？」以手指幀云：「生則決定

生，去則實不去。既然不去，正好供養。」插香云：「不但靈骨猶在，情知我法叔老和尚肉猶暖在。」
聞古南牧雲門和尚訃，設供。拈香，云：「明州天童、潤州鶴林，吳越名剎皆豎法幢，門庭孤峻，聲譽益隆。晚退古南，高潔是守，龍象參叩，罕蒙接納。及至末後，猶然拄杖橫肩，不顧人而去。風波險阻，未獲早聞訃音，而今追慕，難備舉揚。記得昔年送別印正語云：『滹沱生面福昌開。』豈知古南生面又是玉泉開？」以兩手舉起香，云：「見麼？」插香，云：「且道我法叔老和尚還來受供養也無？」眾無出，師噓一聲，云：「蒼天！蒼天！」

法語

示穎禪人

做頂天立地人，行超佛越祖事，元是另闢乾坤，丹霄獨步。若有絲毫見解未透，未免觸途成滯，便被語言名相籠罩，卒無自由分。真正濟上兒孫，胸中抱不群之志，尋常一動一靜，如萬里一條鐵，只要做到大徹頭處去，然後向魔宮虎穴閒坐困眠，蠍尾蛇頭顛拈倒弄，建立先聖宗乘，昭示後昆眼目，或放或收，或抬或搦，如象王遊行，如獅子返擲，威光赫奕，無敢近傍，皆是從前得力處深也。

示允南知客

從苗辨地，因語識人，賓主相勘，問答激昂，逢緣話會，遇境拈提，談笑起倒，皆照顧當頭一著，事事不可瞞頇，法法不容蹉過，動靜嚴密，家風整齊，從上施設門庭，皆是師資唱和，方得法道流行千古。既作佛祖兒孫，身心性命皆所不惜，操履日深，走出人天眾前，驗龍蛇、擒虎兕，自游刃有餘地也。

示瞿諳知庫

佛法世法，初無兩般，如盤走珠，如珠走盤，活活鱍鱍，更不留礙，鹽醬米茶，出內有節，粥飯湯果，豐儉隨時。如楊岐燈盞，照耀古今，威光赫奕。公既同此職，則同此才能，同此心行，同此眼目，同此光明，凡濟物資生之具，深儲厚蓄，時節因緣，所當施設，打開寶藏，運出家珍，取之不竭，用之不窮，與楊岐鬥勝，不為分外，又楊岐兒孫之最勝者也。

示敏旃禪人

少年學道，貴乎立志。志既先立，則諸凡外緣，總不能奪。多見英俊之士，不遇善友激勵，此志終不能發。欲企聖哲體裁，則心懷怯弱；欲就庸鄙行徑，則意負慚惶。猶豫既久，不覺荏苒一生。自古至今，甘受陸沉者無限。若善決擇，我此一身，必如何可了出家事業，可報佛祖國王父母師長深恩。恁麼細思諦審，自行腳參請，以至悟道養道行道，皆非卒然可辦。豈得徐徐姑待他年，而後從容進步耶？直須朝勤夕惕，廢寢忘餐，依明眼宗匠，放下身心，祁寒溽暑，執勞運力，負舂斷臂，痛罵痛打，受惡辣鉗鎚，不敢稍生退屈。要做到透頂透底，兩眼大開，然後已耳。

示匡禪人省親

匡禪人英年，依吾蜀樹彰和尚剃落，已中些子毒氣，境風吹到玉泉，動靜語默，略露圭角，尚未與老僧大展作用。老僧正欲痛加辣手，敲骨取髓，忽母病劇，使人接歸，雖在制中，亦不相留，即令歸家慰問。只是老僧有一問：「若見母時，為說何佛法，令病得愈？道！道！」

示雲監寺

衲子住叢林，身心性命皆所不惜，祁寒溽暑，運力執勞，總欲爭先，但以輔弼法門為任，餘不暇計也。既以佛法為己躬下事，則忙時閒時，須在佛法上著眼，朝夕提撕，必要到徹頭處，方敵得生死。試看世諦與佛法相去多少？若勘得透，管教眼光爍破四天下。

示致中禪人

出家一事，本為了生死。既欲了生死，須入叢林中，親近知識，汎愛親仁，助發高尚之志。不可暫隨流俗阿師談世諦事，遇著辣手，喫些鉗鎚，自有痛快處。正眼開時，不受他人瞞頇，卻能訶佛罵祖，欺謾天下人去。有如是骨力，一切神通妙用，皆莫測其為何如也。

示明宗馬居士

心淨則佛土淨，是淨土在汝心中明矣。淨土既在汝心中，則華開時亦汝之心華開發，見佛即見汝心華上佛，悟無生則心華上佛本是無生之體。如是則淨土殊勝功德，總在汝一心顯現也。勉之！

示明章李居士

東土是東土，西方是西方，心隔之也。東土即西方，西方即東土，心通之也。以東土人念西方之佛，分明為東土人心中有西方之佛，若悟得西方之佛在東土人心中，是名真念佛人也。

示明忠王居士

安養國土，固是眾生歸根之地，但東土與西方，相隔十萬億佛土之遙，如何得到？蓋彼佛有許生之願，眾生有求生之願，是汝心與佛心相契，汝願與佛願相投，全無一毫之隔，則東土即西方，可不疑也。

拈古

舉：「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師云：「黃檗只把酒糟與人噇，若是玉泉，待者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便拈棒打，云：『者漢！你又來噇酒糟。』」
舉：「睦州陞座云：『首座[妳-女+口]？』荅云：『在。』『寺主[妳-女+口]？』荅云：『在。』『維那[妳-女+口]？』荅云：『在。』州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師云：「睦州不耐多說，反致文繁。若是玉泉則不然，『首座[妳-女+口]？』『在。』『寺主[妳-女+口]？』『在。』『維那[妳-女+口]？』『在。』」便下座。
舉：「大川和尚因江陵僧參。川云：『幾時發？』江陵僧提起坐具，川云：『謝子遠來。』僧便出，川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云：『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川肯之。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即得，於我者裏即不然。』僧云：『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老宿底甚多。』」

師云：「者僧也具行腳眼，未免龍頭蛇尾。若是玉泉，待他道：『猶較大川三步。』但曰：『莫錯判諸方老宿。』不惟截斷丹霞舌頭，亦且不辱行腳。」

舉：「內翰蘇東坡於東林總處得省，抵荊南，聞玉泉皓布褌機鋒不可觸，欲抑之，乃微服過訪。皓問曰：『官人尊姓？』曰：『姓秤。乃稱天下長老輕重。』皓便喝一喝，云：『且稱山僧者一喝重多少？』蘇無對。」

師云：「皓老被東坡一拶，未免全身上鉤。東坡雖姓秤，斤兩尚未分明，至今死了不得活。山僧今日為東坡出氣去也。待皓云：『者一喝重多少？』亦喝一喝，云：『兩箇八兩，原是一斤。』」

舉：「臨濟半夏上黃檗問訊，見檗看經，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箇數黑豆漢。』住數日，乃辭去。檗云：『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遂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

師云：「此話商量者多，謂臨濟素有當仁不讓師之作，者回翻不轉面皮來。若據玉泉見處則不然，黃檗行令固嚴，臨濟善能提振家風，誘掖後進，要勾天下人同做白拈賊。」召大眾云：「還知他疑底事麼？」以拄杖一時打趁。

舉：「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管顧園頭。食時展缽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敲缽一下，又鳴，又敲一下。鳴既住，頭問典座：『會麼？』座云：『不會。』又敲一下。」

師云：「園頭遇境逢緣，與鳥唱和，爭奈典座不識鳥語。玉泉若作典座，待園頭問：『會麼？』即咄云：『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便踢倒缽，念佛一聲而行，豈不是園頭知音人耶？」

偈

示貫如監院

荷眾此身苦莫辭，叢林眾務必先之。龍天常住傾肝膽，自有龍天推出時。

示大省禪人

參禪直以悟為期，月冷三更也莫辭。試看梅華骨力勝，雪寒放出早春枝。

示洞雲禪人

出家道業問何如？參是真參悟不虛。悟徹根源非淺近，及時進步莫徐徐。

示雪幢禪人

鐵漢參禪力最堅，虎穴魔宮一直穿。手疾眼親膽志大，轉身堪與佛齊肩。

示星槎禪人

少年學道力殊強，還欲久依選佛場。才賦一朝堪中選，歸鞭馬上漫輕揚。

示蓬雪禪人

棹舞清風兩岸霜，水雲撥轉汎三湘。澄潭攪動蒼龍起，一曲漁歌唱和長。

示紫橋關主

求佛坐禪念未灰，磨磚作鏡不須猜。打車即是打牛是，一擊牢關八字開。

示大用監院

玉泉八載共開堂，輔弼老僧節義長。事易事難無變志，法門體度自全張。

示聞白禪人

鳳凰山上鳳凰栖，欲養凌雲兩翼齊。直待風高方振作，出頭天外覺天低。

示香雪禪人

真行真參真悟生，常勤精進佛先成。黃梅腰石負舂漢，心眼明逾明鏡明。

示法直歲

行腳歸來志不同，全身放下故山中。古今法道元無二，還輔祖庭振祖風。

示惺知庫

燈照己躬薑辣人，風高學道者相親。雖然是箇家常事，舊案拈來施設新。

示靈樞禪人

玉泉戒也玉泉禪，萬斛珍珠聚一淵。勘破水天心眼透，天中更有一重天。

示敏修新戒

一期受戒與參禪，一事成時兩事全。禪律雖殊同著眼，明珠衣裏舊來圓。

示廓曙禪人

己事親疏定一生，漫將己事視為輕。直須勇猛向前進，遲早還期佛法行。

示璽文禪人

堅固道心行力長，行門證入悟門強。忽然自見本來佛，運水搬柴處放光。

示澄明禪人

芒鞋入我玉泉門，佛祖相將一口吞。吞卻也須還吐卻，大開兩眼定乾坤。

示大宗禪人

玉泉戒也玉泉禪，龍得水還歸故淵。一旦雲雷風浪起，大搖海嶽震江天。

示存文禪人

動時則有靜時無，一棒當頭何所拘？不涉有無道一句，將來可列祖師圖。

示閑雲監院

扶起鷲峰古剎竿，精勤十載不求安。人天百萬皆瞻仰，北斗面南喜共看。

示據一知事

心力既然為眾施，當真行事莫遲遲。叢林大任全擔荷，佛祖龍天不負伊。

示雲在副寺

默契龍天佛祖心，勞勞心力久叢林。長堅松柏傲霜節，行力圓時智力深。

示字瀾禪人

笻竹一枝九頂來，水雲遠撥到章臺。楊岐栗棘能吞吐，拾得一藍擔取回。

示參機禪人

十字街頭事事明，廬陵米價作麼生？價高漫向廬陵問，到處可將米價評。

示洞一禪人

上流斷不溷常流，一念回光不假修。雪後晴天開雨眼，五湖風月任君收。

示雨谷知庫

隨家豐儉輔叢林，為眾勤須契眾心。寮外莫辭兼重務，法門功大行門深。

示清影禪人托缽

為眾忘身志更堅，眾心同格格龍天。飽人日日缽盂滿，香積國今在目前。

示謙行者

幼住叢林有夙根，幼時蚤立定乾坤。不言不笑不驕慢，法尊人尊己亦尊。

示長脈禪人

青春來去逼人忙，學道何如色力強？三二十年加策進，少林五葉定聯芳。

示春寰詹居士

呼渠盡力不能呼，名字無時相亦無。名相全消還獨露，鬍鬚赤是赤鬚鬍。

示爾公王居士

面目相呈十二年，而今鼻孔復遼天。淺深今昔雖無異，出氣應知卻勝前。

示明性陳居士

雖不出家不在家，二途不涉不周遮。恁麼平正真行履，駕大白牛乘大車。

示妙圓朱居士

二諦不分大智人，還從二諦悟來親。面門觸著既無滯，理事縱橫任轉身。

示發道李居士

學道不須深遠尋，平常心是聖賢心。隨緣處世無憎愛，清冷家風越古今。

示清因陳居士

訓子齊家學佛堅，人情佛法應機圓。者邊那畔事平等，世業成功道業全。

示發誠徐居士持經

自心般若自金剛，幻化身中見法王。悟得幻身非幻相，四威儀放幻身光。

示發曇馮居士

學道直須叩己躬，居家亦有箇家風。蓮華不獨汙泥裏，還欲常開在火中。

示鄂渚海山馬居士

有口昔年尚未開，拳頭驀豎語如雷。離名離相忽然省，不負玉泉得得來。

復太史宋容菴先生次來韻

試把驪珠拈一回，驪龍靈氣養珠胎。此珠輕重誰為定，姓秤人今喜再來。
大秤玉泉挂一竿，曾將議論逞詞壇。今逢太史稱人物，手未放時卻未酸。

復節崖法弟來韻(時師在平陽)

良晤不殊舊所聞，清新句有孰同君？歸來攜得平陽杖，撥轉錦江五色雲。

贈密岸禪宿

律部威儀久範身，道為己任德為鄰。賓朋輻輳皆爐茗，藤笠到來誼愈親。

贈鼻源禪宿

五十年來戊己庚，無生本體本無生。無生體自無今古，山秀水長世外榮。

贈月恆禪宿

松老枝疏影到庭，蒼龍鱗即似龍形。祁寒溽暑頻相易，霜雪萬年不改青。

贈大峨萬年寺洞初上座

峨眉山水冠諸方，小石如珠也放光。惟有萬年稱勝蹟，一爐沉水祝君王。

贈大峨伏虎寺可聞上座

萬行同圓行力饒，行能伏虎行方高。二空莫道不驚客，喚出林來即共哮。

贈雲濟若愚上座

法王法演最高峰，錦繡雲鋪百萬重。畢竟此雲何所濟？相將致雨會從龍。

贈廣福密印上座

立身行道與師同，今復恢張振祖風。雙桂親傳來正脈，克家子是賴弘通。

贈鼇山時禪師

法幢高豎白雲間，舊是雪峰成道山。正欲人人成此道，還教透過祖師關。

贈在邇禪師

為人由己不由它，德與師齊智欲過。自許金城山說法，天華亂散滿藤蘿。

贈菩提端圓禪師

撐持雙桂舊家門，啟后光前始報恩。出手獨推公有力，拈提正眼破沙盆。

贈歸龍大谷禪師

天龍甲馬盡皈依，大坐當軒萬指圍。震動乾坤獅子吼，法王法令法王威。

贈東寺端霞禪師

雙桂分來第一枝，新秋玉露正開時。逢人覿面頻拈出，最勝香風滿芷谿。

贈智周禪師

叢林重任力承當，整飭家風立大綱。創守維新功既盛，遍師遺範自悠長。

贈大龍拳徹禪師

祖庭已復尚安危，不惜身心可住持。體度力遵惟苦志，龍天保任振風規。

贈量周禪師

遍師說法祖庭中，幸有兒孫大志同。規範秩然持守肅，相承遞代仰高蹤。

贈若惕禪人養親

杖笠飄然方外人，而今歸里事慈親。母心喜處佛心喜，孝子身同佛子身。

贈允南上座

來風深辨作家機，格外相投識者稀。語默迥然常獨露，不將語默涉離微。

贈悅可禪師

叢林大樹棟梁材，天澤還因栽者培。葉茂風高群木表，綠陰長覆玉池臺。
玉泉戒也玉泉禪，高似危巖深似淵。行到高深機用大，權衡佛祖接人天。

贈慧目禪師

玉泉戒也玉泉禪，玉剖石中珠出淵。風雨晦明珠玉燦，清光直射九重天。

贈且拙禪師

玉泉戒也玉泉禪，虎出深山龍出淵。雲起風生龍虎變，變時動地復驚天。

贈廓曙禪師

玉泉戒也玉泉禪，看取鳶飛魚躍淵。覿面堂堂全體現，分明拄地又撐天。

贈大可禪師

久懷高志輔叢林，聚首多年契眾心。試看百華遲早發，清香畢竟在雲深。

贈遍圓禪師

玉泉舊案近來新，為得良朋出箇身。行得法門中一事，還須是我法門人。

贈上機禪師

出世須舒出世懷，隨宜說法度同儕。松風散暑人間賣，賣到而今六月來。

寄溢天上座

玉泉已住八年來，導眾還須導眾才。公舉惟公先繼席，吾家法道任弘開。

寄龍潭斷雪禪師

祖庭大振祖風高，才力過人志轉豪。攪得龍潭龍一起，瀰天瀰地鼓波濤。

寄君之姚居士

深惜前緣我與公，一山中住一湖中。風塵漫道三年隔，日月相看旦晚同。

寄伯樓熊居士

聚首談心七載餘，白雲邀我玉泉居。又煩摩詰遙舒臂，力補郎當屋壁疏。

寄開伯禪友

近處不親亦不疏，遠方卻又是同居。天寒一偈權聞問，燕子飛時另有書。

寄珠林上座

一園柑橘老秋光，幾箇青青幾箇黃。養得枝頭霜露熟，品稱奇貴特馨香。

寄樹義上座

龍興山頂不人間，一目坦然小眾山。苔徑也須還掃雪，白雲放出舊松關。

寄雲臺符居士

學道多年眼已親，資生業等總皆真。世緣佛法兩無滯，涸俗和光出格人。

訪鄂渚秀巖上座

玉泉苔徑接臨沮，地僻雲深兩奧區。攬勝歸來仍縱目，江城山野境非殊。

登太白峰(悟和尚卜塔，若有牧童指云：「者裏好。」言訖不見。)

峻嶺危巖上碧霄，人間天際正非遙。青山本自無今古，童子重來不待招。

鄮山禮舍利塔

殊勝山中舍利藏，隨人心現百千光。大都佛力鬼神力，弘護應知有帝王。

玲瓏巖禮悟祖爪髮塔

石如明鏡照秋毫，魔佛到來影莫逃。兩眼一生空四海，分身也占地頭高。

題子美張居士像

形端影直，氣爽神清。淡淡描出，面目分明。自心自悟，體究真誠。與人交接，溫厚和平。夫是之謂子美公久參之見地，不墜之嘉聲。

玉泉蓮月正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荊州信善姚君之　董彬　朱妙圓　陳明性　徐發誠　李發道　馮發曇　馮發德，同刻

蓮月和尚住玉泉語錄第二卷。　堆藍沙彌光謙對。

鴛湖謝文英穎仙書。　角里倪雲望天章刊。

康熙十九年孟夏月　　吉旦，嘉禾楞嚴寺般若坊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